

刘心武文粹

第
6
卷

大眼猫

刘心武——著



刘心武

大眼猫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眼猫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3

(刘心武文粹)

ISBN 978-7-5447-6130-7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7277 号

书 名 大眼猫
作 者 刘心武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刘文硕 程 力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.25
字 数 191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130-7
定 价 26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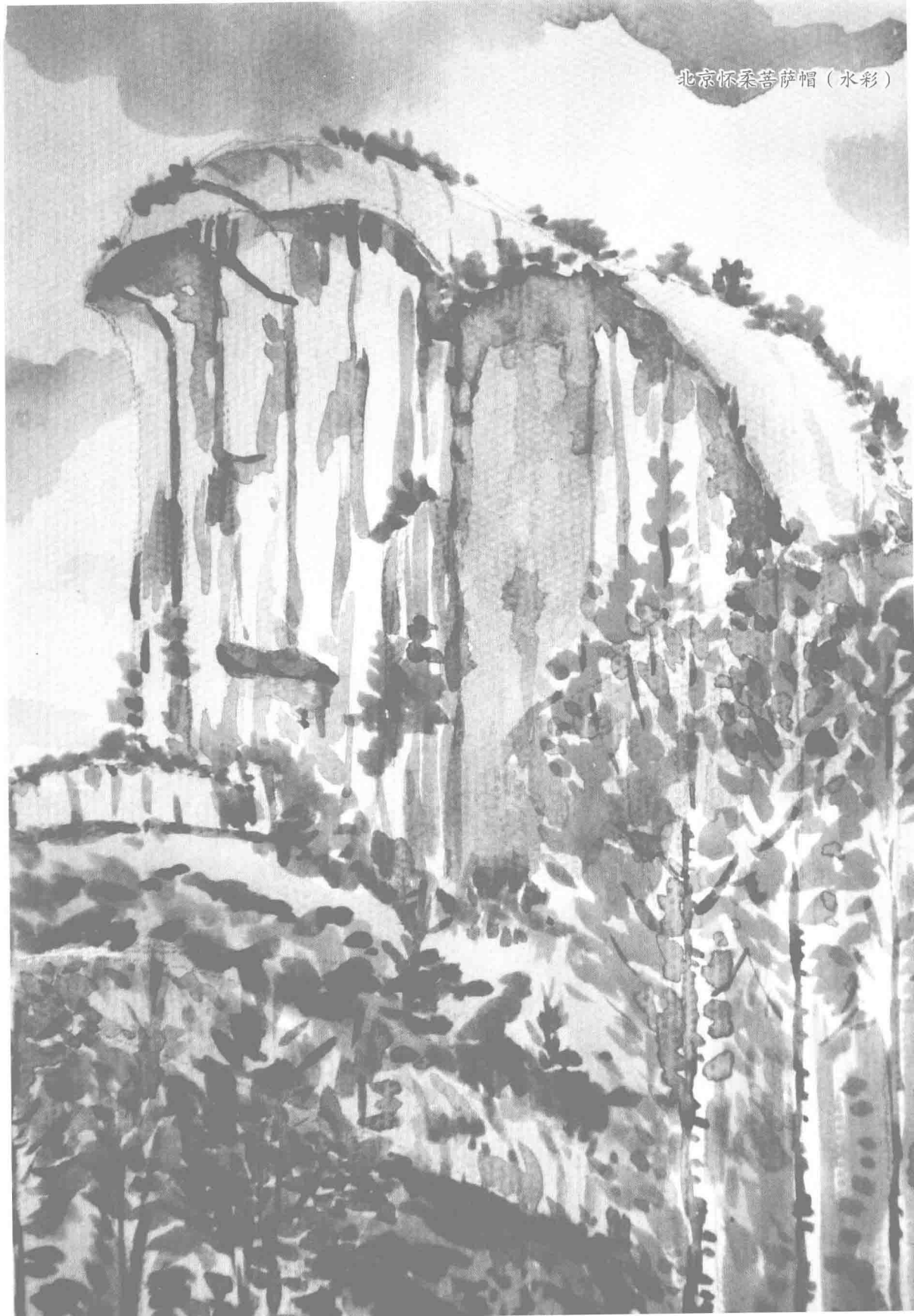
刘心武文粹

刘心武



1981年的刘心武

北京怀柔菩萨帽（水彩）



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樹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目录

CONTENTS

大眼猫	001
茶话会	045
如意	089
立体交叉桥	131
菩城雨霏	223
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	257



大眼猫

1

还记得夕阳斜映着绿野时，蜻蜓怎样栖息在苇尖上吗？
还记得晚风拂过青纱帐时，空气中飘荡着怎样的一种气息吗？
啊，大眼猫，在那个难忘的傍晚，你曾经把我的心弦重重地撩拨……

2

小小的土圪塔，干土圪塔，打在我的脸上。
我只好眯起眼睛。从几乎关合的眼缝里，我看见你倚坐在麦秸垛旁，正瞪圆着你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，嘲讽地望着我。你光润的额头上，渗出了汗珠儿；你嘻开的嘴唇中，露出了雪白的虎牙尖。

笑声。同班同学的笑声。天真无邪的笑声。烂漫友善的笑声。

那时，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，思想感情尽管不能以“单纯”二字概括，但以“纯洁”二字形容，庶几近之。

忘记我对你说了句什么话，大约是叫了你“大眼猫”这绰号吧，你便抓起一把干土向我扬来，那年天旱，你扬起的实际是一把小土圪塔，干土圪塔砸在我的脸上，微微有一点痛，一种快意的、酥痒的痛。

啊，大眼猫，你再不可能再抓一把小土圪塔，砸到我的脸上了！

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换的时期啊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荡漾着怎样的

感情波环？

值得永远回忆的小土圪塔，那砸在脸上的小土圪塔，那种神秘的快意，那种朦胧的情绪！

3

我仔细地把二十二年前的你回忆：你的面容，你的身姿，你的声音，你的动作……

你不美。或者说你是美中不足，或者说你是不完全的美。

你出生在福建，所以你名叫施闽荔。但我只叫你大眼猫。这绰号经我的口一叫，很快便流传开来，同学们流散多年，许多人早已忘记了你的正名正姓，但一提大眼猫，没有想不起你来的。

你身材细长，皮肤并不白皙，是一种光润的淡黄色。你头发非但不丰厚，简直有点显得稀薄，而且你永远取最古板的齐耳直梳法，永远用最便宜的黑漆发夹。总体来说，你远不如班上其他的女同学引人注目。然而，你有一件法宝，那便是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。按比例，你的眼睛似乎超出了正常大小的一倍，尤其是你的黑眼仁随比例也大，亮晶晶、光莹莹如玉石然。你的双眼皮一眨，再一睁，你那双大眼睛一亮又一亮，啊，竟使我联想起月边的星辰，砚中的日影。你的一双大眼，加上你走路轻盈无声，和你嘴角总挂着的一缕略含嘲讽意味的微笑——真是一只活灵活现的“大眼猫”！

大眼猫，我要固执地这样叫你，大眼猫！

4

按今天的说法，你也许是有特异功能的。

你的功课好得出奇。那时实行苏联式的五分制，学生有成绩册，不仅期考的成绩要登记在册，就是课堂提问时，也要把成绩册交给老师，由老师根据回答的情况当场填写分数。你竟然能让所有的栏目填满5分，连续两年获得优良

奖章，只等高三的总评分一下来，便可领取金质奖章了！

然而，你似乎学习得并不吃力。你课余常捧着大厚本的小说读。记得你总是用一个东德制品，一个当时很令人稀罕的塑料书夹，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，封面套进那书夹中，惬意地读着。那书夹是橘红色的——可爱的、令人回味无穷的橘红色。橘红色有防鲨的作用——奇怪，我为什么忽然想到了这一点？

记得高三上学期，寒假前，一天放学之后，你坐在座位上读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，你脖子上围着个脖套，同那书夹一样，也是橘红色的，而冬日的夕阳照进玻璃窗，给你的全身也镀上了一层浅浅的橘红色。橘红色的大眼猫！为什么许多年过去了，我在教室中一瞥而留下的这个印象，竟还是那么新鲜？

一次上物理课，物理老师讲着讲着，忽然停住，几步走到了你的位子跟前，生气地瞪视着你。全班同学都往你那里看。原来你把一本小说放在了膝盖上，正低头看得上瘾。物理老师当即让你到黑板前解一道极难的题目，而你竟轻而易举地用了一种代数解法，取代了烦琐的物理公式推导，得出了准确的得数。那位胖墩墩的物理老师怎么说的——到底是做得对，还是做得不对呢？他呼哧呼哧地笑了，对你挥挥手说：“施闰荔，你有权不听我讲课，你看你的小说好了！”而你，竟然也就回到座位上，微笑着把那用橘红色书夹夹住的小说，挪到了书桌之上，甩甩头发，坦然地看起来！全班同学不禁一阵窃议……

5

大眼猫，在学校五楼的图书馆，那书架排成的小胡同里，你曾狠狠地把我嘲笑。

我们都是“图书馆小组”的成员，那是若干课余活动小组中，人数最少的一个。每天，由两名成员，帮助图书馆的老师应付借还图书。闭馆后，可以享受一番特权：任意翻看所有书架上的图书，并可破例一次借阅两册。

我和你那次正好一起活动。面对着一排排的文学书籍，我不知该从哪本读起，抽出一本来，翻翻，再抽出一本来，翻翻。这时，你在我身旁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，你指指图书室那头的玻璃柜说：“你要看的，在那儿哩！”

那玻璃柜里，全是“小人书”，是教师工会为教职工借回去给子女看准备的。我生气了，冲你一皱鼻子说：“去你的！”

你指指我双手的动作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瞧，你拿着一本书，不就光知道翻插图吗？”

的的确确，我每抽出一本书来，总是迫不及待地翻查插图，仿佛那本书值不值得我借回去读，唯一的因素就是插图吸引不吸引人似的。

“你甭管，这是我的习惯！”我依旧翻着手里的书，寻找着插图。

“多么幼稚的习惯！”你竟毫不掩饰对我的鄙夷。

你把我激怒了。我把书往书架上一插，扭身冲着你，几乎是气势汹汹地反问：“那么你呢？你是什么习惯？”

“比你的高明。”你不慌不忙地把我刚插进去的书又抽出来，一边翻动着，一边示范地说，“喏，先要看版权页……”

“版权页？”

“对。其实从咱们上小学起，每一册课本上都有版权页，但是老师从来没领着我们读过……你用过上百册课本了吧？可我敢跟你打赌，你就从来没注意过版权页……”于是你指着那本书的版权页，具体地给我讲，掌握版权页上的那些概念有什么意义。比如说，从何年何月第一版的字样上，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是从什么时候印成这个样子的；从印刷次数和印数上，又可以了解到这本书的遭遇，初步判定它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。你又对我说：“会翻书的人，其次就是翻看目录，翻完目录，可以翻翻序、跋，有的书，翻到这里就可以丢开了，因为可以发现它或者编得不大高明，或者过分专业，或者这类著作不宜从它读起，或者它的内容跟你读过的另一本书类似，或者它已经过时，或者……”

“或者它证明大眼猫是大学问！”我心里虽然不得不佩服，嘴里却偏要占个上风，“还证明大眼猫能逮大尾巴耗子！”

“坏蛋！”你操起身旁的鸡毛掸子，扬起了胳膊，我笑着跳开了，结果碰